

白玛娜珍 著

拉萨

ལམ་ལམ་གྱི་རྒྱུ་

红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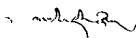
西藏人民出版社

拉萨红尘

白玛娜珍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拉萨红尘



白玛娜珍 著

*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三河市文阁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6 字数:139千

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册

ISBN 7-223-01433-4/I·341

定价:16.00元



白玛娜珍

女。藏族。毕业于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、中国新闻学院。曾在西藏军区文工团从事舞蹈工作，在西藏广播电台任记者及专栏主持人，西藏电视台专题部任栏目编导兼主持人。现在西藏文联作家协会工作。系西藏作协会员。曾在区内外发表诗、散文、小说并多次获奖。著有诗集《在心灵的天际》，散文集《生命的颜色》等作品。

责任编辑：杨芳萍 陈玉萍

内容简介

朗萨和雅玛同在西藏军医学校就读，毕业之际，两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。朗萨与来拉萨朝圣的莞尔玛相恋。现代文明对文化古城拉萨的冲击和渗透，朗萨和莞尔玛最终离开都市，追逐梦想的生活，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对遁世的情侣。

雅玛毕业后与军医学校的同学泽旦结婚。泽旦因事业渺茫，转而从商，后来渐渐对家庭生活失去了热情。这时，雅玛与医院同事、已有妻室的汉族人迪旧情复燃。当曾经的同学徐楠多年后再次出现于拉萨，雅玛重又对爱情充满了幻想。但她在上海看到徐楠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拮据生活，终于重返拉萨，并与泽旦离婚。

这是两个拉萨女子在梦想与现实交错中的个人经历，这里有当代藏族青年人的内心情感及人生观念。

绘 图 孟 煌

封面设计

叁 陌 工 作 室
S A N M O



写作使现实变得虚幻飘渺：我活在什么样的方式里，连同我的内心，沼泽之上我的拉萨·

引 子

大雪呼啸，从幽深混茫的山谷凭借着风力袭来。我裹紧毯子，远眺雪里如金色的河流一般纵横于拉萨的灯火，怀想那个城市深处的女子。想她曾经的岁月，想她的此刻……我的心被惶恐笼罩着。

但我不能踩着石阶去亲爱的莞尔玛身旁。他的体温使我僵冷的身子渐渐暖和，在他的怀抱里，我四肢舒展。可春去冬来，不知青稞麦竟全都黄了！再过几天，收割了的土地将如剃度了一般，空寥一片。夜里，黑土地沉沉地睡去，恶梦又会怎样地从荒原上追逐而来？

我睁大眼睛。眼前，飘飞的雪花晶莹剔透，冰光使我恍若停留在白天流泻的光阴中。在那儿，撒在草丛里的谷粒，引来众鸟婉转地鸣唱，我的心快乐极了。但鸟儿们在为夺食争斗，相互啄咬，动听的歌喉其实是一场疯狂的谩骂……忠实的狗儿在这个白天死去。这之前它

咬死过两只白兔，咬伤了河边啃食青草的那头母牛。母牛的毛色黑白相间，硕大的奶子垂在腹下。它的小牛犊刚被女主人牵走，狗儿便挣脱绳索飞奔而去，跃过了小河，猛然扑向母牛，咬伤了它的左前蹄。母牛一瘸一瘸地跑开了。没有愤怒，没有反抗，它是一头家养的被驯服了的母牛。最后，当它连乳汁都所剩无几时，会被它的主人高价贩卖，直到被架上沉重的木器，装进拖拉机，运到屠宰场。母牛临死也沉默着，只从眼里滚落下两颗滚烫的泪，落在刚被宰杀的牛流淌的热血上……狗儿摇着尾巴朝主人走来，匍匐在主人的脚下。与人性的相通使它甘愿成为奴仆。对于其他，它仍是一条如狼之狗。但在白天炽热的太阳底下，它却死得缓慢而又痛苦。它吞食了被人下了毒的老鼠，它死也没料想到会这样！

我想要退缩。回到夜里。背离和忘却。黑夜覆盖了村里的打麦场，我重现了从小到大那个飞的梦想。我突然飞了起来。空中犹如茫茫的大海，我费力地游动。我飞过山上早已废弃了的那所朝阳的宫殿，残垣断壁。羽翅在夜里轻轻地发出了神秘的回响，逼到我的心里，在我的血脉里蔓延着。终于，我再向上，我望见了矗立在

夜里布达拉宫金顶的光，像眼睛，等候着，一直在那里等候……汹涌的幸福感令我一阵窒息，而雅玛，无论从前还是现在都没有感受过呵。

我想我出生时，一个人从狭窄曲折的母体挣扎来到这世上，死时虽然恋恋不舍，但也只能一个人悲凉地离开。什么可以空怀一场呢？磨难、孤独、耻辱和残酷。虚幻地去想，负载我灵魂的憩所，凄婉绝美的传唱中奶汁流溢的美丽的卧马塘平原^①，仰卧的魔女^②被法力震慑了，魔女的心就在金色的大昭寺下沉睡着——在拉萨。而我的青春、爱情和家，我和雅玛曾如何悲痛，仰望圣城中释迦趺坐于莲花宝座，慈目微垂。那一盏盏酥油金灯里，星星圣火在风雪弥漫的黑夜摇曳，摇曳……一眨眼，有一束熄灭了，恐惧重又袭上心头……

① 公元七世纪前，拉萨平原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称为卧马塘。地处平原中部的卧塘湖，水草丰美，传说湖水像“奶汁流溢”，滋养着卧马塘平原。

② 传说西藏地形犹若仰卧的魔女，拉萨的卧塘湖恰为魔女的心脏，松赞干布时期填湖建造大昭寺，镇妖降魔，宏扬佛法。

第一章

1

天亮了。雅玛推开床边的半扇窗户，温暖的晨光隔着窗纱涌进来。她像落在一条湍急的光河中。迷离的光点扑在她身上，游动着。她低头看，暗暗惊讶，身体变得熠熠闪光，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美妙。她去抚摸那身体，试着从肩，一点一点……一阵奇妙的快感传遍了周身，她不得不闭上眼，又有些迟疑，胆怯。它们的颤栗，使她不由自主。它们在她之外，仿佛遥不可及。

她的手慢慢向腹下滑去时，心剧烈地跳起来，鼻尖上渗出了一层晶亮的汗渍。突然，她的指尖触到了……“多可爱！”她低声惊叹道，从肚脐里小心将一片指尖大的小叶子拿出来放在掌心。她的脸一阵发烫，小小白桦



· *André Gide*

叶淡绿的脉纹清晰可见。她想不出它是怎样落到自己肚脐里的。那片小树林，飘游的月光，她想它都看见了……

窗外小院里的花儿噙着昨夜的露珠，淡淡的芬芳在轻柔的风里从秘密的花蕊深处飘来。人苦苦遮掩的，在自然里竟这样明了如镜。

她感到身心已虚无地飘浮在河畔的草地上。

而这个男人，在这太阳最炙热的正午，将会舒展他开始枯萎的枝桠。他要她看着他的皮肤如何在太阳光里一点点变成浅红，再一点点加深，成为她爱慕不已的阳光色。

“你太白了！”她怜悯地说，内心甚至为此而痛苦。

“我也不想这样。”他一阵激动，那个血肉之躯曾经那么激烈……他披上衣服，叹了口气，凄凉地笑道，“你不习惯，我们就在晚上吧。但你说一句实话。”他恳求她。他的脸色更苍白了：“你不要总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强奸犯，其实，你很投入的……”说着，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雅玛刹那泛起玫瑰色的面容，那一刻，她忘情地呼喊了“迪”——他的名字。

为了这个女人，办公室的地上，朋友的旧房子里，郊外的土埂上……每时每刻，无论白天或夜里，想到她和他



这样的一生，他无法忘记。

这个女人，与自己忽而亲密无间，忽而如同陌路。当他第一眼见到她时，命运似乎已注定了他终生将被无法割舍的苦涩情感桎梏……像生锈的铁链，锁住了他一生的情爱。直到一天，他离开西藏，在内地某处盆地，身躯开始像草或藤蔓一样有了蓬勃的生机，枯瘦的面颊日渐饱满。但每当他想到那片群山和大地，心便会虚弱地颤栗。

青春曾如他的一场荒诞的梦魇，轰轰烈烈地开演，却草草收场。没有一双目光关注结局。包括雅玛——那个从山崖的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女人，那个汲取了甘泉、阳光、风之精髓的精灵一般的女人。

没人挽留、叹息。青春抛出的一块石子儿，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，在湍急的水面绝妙地滑行和跳跃。这石子终于沉没了，紧挨着河底的泥沙和水草。希望石子能生出根来，不再无助地漂流……

消逝的光阴不可得了，但迪没有两手空空。

和那批八十年代涌到西藏的大学生不同，在那片土地上，迪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宝藏。

当他悠闲地在内地某个城镇热闹的集市上兜售夹竹桃



· *Handwritten signature*

和金色菊的农民间踱过时，他已有足够的积蓄度过下半生了。

在安逸而又分外惬意的日子里，他的内心仍沉寂，仍抹不去一种苦涩的虔诚。对西藏，他心存感激，还有雅玛，雅吉卓玛。

往事像断裂的山崖，奇怪地兀立在他遥远而苍凉的心境里。夜深时，他恍惚又嗅到了月光下核桃花的暗香……

第二章

在那个潮涌的年代里，飞石与鸟，迪与雅玛，都被命运击中！

雅玛刚从部队转业到这医院工作时，迪大学毕业，并自愿援藏八年，也分到了这个医院。雅玛住在迪宿舍后一排靠右边的宿舍里。每天去食堂买饭得经过迪的门口。她看到那个叫迪的汉族小伙儿，总穿着大方格西服、牛仔褲，在门口拉小提琴，或盯着门口那株百岁左右旋柳发愣。她觉得他有些滑稽和好笑。她尤其不明白，他跑到西藏来干什么，她想他肯定是受了什么挫折才这么远走他乡的。

一天，买饭经过他门口，雅玛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，饭菜撒了一地，碗抛出老远。迪站在门口



· 2 ·

暴笑起来。他觉得这个小护士有一股可爱的傻气。他热情地邀请她进屋来。

迪的宿舍和雅玛的差不多大小，雅玛走到墙上的小书橱前看他的藏书——大部分是画册和诗歌，竟没有一本医学书。迪跟在后面，说：“对，参观一下寒舍也好！”他说的时候，雅玛一回头，被迪挥动的手碰着了左脸。迪往后退，连连道歉，学着双手合十的样子，弓着腰说：“不是故意的……”他在笑。

“没事儿，我总这样。”她不好意思地解释。这时她看见了贴在墙上的迪的“杰作”：一叶狂放的红风筝马上就要飞了。

“那是风筝，是吗？”她问。

迪愣了一下，不禁仰头大笑。

那是迪老家土布做的大红裤衩，剪成两半，贴在墙上，这常让他自鸣得意。其实，他每天躺下来，一眼望到墙上时，就很想家，想他的老母亲……但他来了西藏，别无选择。假如重回那穷乡僻壤，他明白自己一辈子再也走不出来了，他只能蛰伏于西藏，等候时机……

雅玛不解地望望迪，再看一眼“风筝”，也笑起来：



“有什么可笑的，看走眼了！”

她又说：“你想出来的！”

“对对对！”迪忍住笑连声答应道。

“吃饭吃饭，都快凉了。”他请雅玛入座。

他俩一面吃着，一面在笑那墙上的裤衩。

迪这么久第一次和一个藏族女孩一起吃饭，就两个人。他悄悄看着雅玛，心里认定——她是那个女孩。第一眼怔怔地看见她，他记得当时的感觉：心一阵狂跳，巨大的喜悦和感伤一齐涌上心头，他差点落泪。她穿着白色牛仔褲，上身一件咖啡红、领子上绣着图案的开口毛衣，轻巧地从他门口走过，白皙的脸上大大的黑眼睛往他屋里望。他从未见过那么干净的眸子，秀气的鼻梁……他脑海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，他想她终有一天会是他的……

“快吃呀，想什么呢？”雅玛叫他，叫得很顺口，像是背后叫过了无数遍似地叫一个亲密的朋友。迪的心不由一阵乱跳，他尽量不看她，眼望着桌上的两碟菜，说起一些大学时说过的笑话。雅玛不住地笑，而他从内心笑了……

窗外的白桦树把时间送进了秋天。空气里流淌着树叶飘落时淡淡的清香。迪到拉萨不到半年，他们恋爱了。



、 mhdhda

迪每天等待那个时刻，在斑驳的树影间，找寻雅玛的脚印。他的视线在雅玛走过的小路上移动着，当脚印被其他的脚印覆盖，他眺望着她的背影：她戴着宽沿草帽，草帽上白色的飘带随风飘动……

请不要为我祈祷

可爱的姑娘

你本身对于我

就是一种虔诚

佛的圣灵

已流淌在我的身上

你用帽子挡住日头

阳光仍旧暖融融地拥抱着你

你走着

在你走过的路上

记忆无比清晰

尽管脚印被另外的脚印所覆盖